

# 梅州的味道

本报记者 刘发为文/图

梅州，有“世界客都”之美誉，小城不大，位于广东东北部，地处粤、闽、赣三省交界处，两晋至明清时期，中原战乱不断，这里成为北人南下避乱、安居乐业的福地，日益繁荣。

一路上，我想象着客家先民南迁的场景，时光似乎也在这里停留了下来。这一场客家文化之旅，注定不同寻常。

## 绿水青山风光好

飞机在梅州上空准备降落的时候，透过舷窗，我看到外面已是一片绿色生机。相比于北方的雪白，南方的绿色总能给冬季增添不一样的感觉。

走出机场，温暖的空气扑面而来，送来一股清新的气息，我想，这气息定是从周围的青山而来，又融入了市井的烟火。

到梅州的第一个夜晚，我独自走在梅江畔，江水氤氲了空气，钻进鼻子里的味道竟有些悠远。这味道，像是梅江从源头风尘仆仆带来的，又有一种浓厚的文化气息。

在梅州的几天，我一直在寻找，这种味道究竟是什么。

站在客天下景区的高地之上，可以俯瞰整个梅州城。这是一座被青山包围、被江水浇灌的

城市，绿色，是这座城市的底色。青草托清风捎来的香味，让我不由自主闭上眼睛尽情呼吸。

身在绿水青山之中，于老城区择一店而坐，最不能错过的当属客家美食。

由于客家先民跨地域的迁徙和融合，客家饮食文化呈现多元形态，主要以南方习惯为主，兼容北方汉族习俗，其中最特殊的是酿菜及板类食品。

酿豆腐便是客家菜中的重要成员，豆腐包着肉馅，一碗下肚，似乎吃到了南北融合的味道。店家用客家话招呼着客人，我们坐在骑楼之下，旁边便是来来往往的行人。

客家话听起来很柔和，当地人又叫“客家言”，它是汉语的八大方言之一。客家话语音与中原古汉语音韵相符，所以又被称为“中原古音的活化石”。

宋代以来，大量客家人聚居于此，在与土著文化交融中，语言形态发生了变化。客家方言形成于闽西和赣东南，成熟、定型于梅州，当地人告诉我，耳边听到的梅县话便是客家标准话。

客家是汉族的一个独立民系，客家话是客家民系的“族群记忆”，也难怪有客家家训：“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



## 围龙屋内文化传

围龙屋，是客家人的骄傲，它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更是客家人耕读传家的立身之所。

围龙屋的主体是堂屋，它是二堂二横、三堂二横的扩展。堂屋的后面有半月形的围屋，与两边横屋的顶端相接，将正屋围在中间。从一个围龙屋的规模大小，便能清楚地知道这个家族的大小。

围龙屋多依山而建，整座屋宇跨在山坡与平地之间，形成前低后高、两边低中间高的双拱曲线。屋宇层层叠叠，从屋后最高处向前看，是一片开阔的前景。从高处向下看，前面是半月形池塘，后面是围龙屋，两个半圆相合，包围了正屋，形成一个圆形的整体。

傍晚，我走在梅州的围龙屋中，与这座百年之前的建筑深情对话。当地人告诉我，这围龙屋不仅是一处可以居住的场所，还是客家历史文化的宝库。在围龙屋中轴线上的上堂，供奉着祖先的牌位，这正是儒家孝悌、仁爱观念的体现。围龙屋的门联和堂联，也凝聚着客家文化的精华，不同家族各具特色的楹联，激励着一代代后人奋勇拼搏。

围龙屋并不是一开始就如现在这般样子，它的变迁也折射出

当地的发展脉络。

早年迁居梅州的客家先民，生活在“三不管”地带，社会环境恶劣。为了求得生存之机，他们保持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修建了具有防御性的围屋。围屋既为一个家族的所有成员提供住所，又在遇到动乱时，能够保护家族成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只要将大门一关，围屋就成了一座易守难攻的堡垒。

随着梅州的社会环境大大改善，当地的客家人对传统民居进行了优化改造，建成了半开放式的围龙屋民居。

每个客家围龙屋的居民，大都是一个姓氏，由开基祖一直往下传，随着子孙的繁衍，不断扩大或新建。

## 客家脚步走四方

虽然当地人一再感慨，这里的节奏慢，笑称梅州人很懒，但是，当我走过了许多地方之后再回来回味，才体会到，正是这种慢孕育了梅州人坚韧的性格。

千百年间，南下的北人与梅州土著相互交融，和睦共生。在长途跋涉的迁徙中，客家民系不断淬炼自己，非但没有衰落，反而创造了灿烂的客家文化。尽管如此，客家人的脚步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又以梅州为支点，走向了全世界。



参观博物馆、探访历史文化遗存，于行游中追寻历史，神交古人，自是乐在其中。在雁排长空的季节，喜欢历史的我，向金代古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进发，探访女真肇兴之地的独特风貌，领略金源文化瑰宝金代铜坐龙的风采，俯仰源远流长的华夏文脉。

元代诗人刘静修诗云：“万里河山有燕赵，一代风俗自辽金。”公元1115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定都金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历金太祖、太宗、熙宗和海陵王四代帝王，后迁都燕京（今北京）。哈尔滨市阿城区南2公里处，至今保存着金上京皇城遗址，残存着长达11公里的城墙，矗立其上，让人联想起这座数百年前的皇城，曾经有过的辉煌，赫赫王朝演义过怎样繁盛震撼的传奇，红尘陌上又留下过多少浪漫婉约的故事……

当歌曲和传说缄默的时候，文物还在讲述着流年过往。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在金皇城遗址一侧，馆藏以国宝铜坐龙为代表的金代文物2000余件。徜徉其中，金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程绰约闪现于眼前。

金代铜坐龙，重2100克，高19.6厘米，黄铜铸造。金代铜坐龙与中原龙文化的造型相近而又独具特色，龙头、犬身、鹰爪、狮尾的造型，彰显了女真人独特的审美意蕴与融入华夏文明的文化自觉。

文物是承载文化的记录和探索历史奥秘的航标。文物专家发现，这尊雍容端坐的铜坐龙，是皇家御用之物。《金史》卷四十三《舆服志》“天子车辂”条记载：“大辂，赤质，正方，油画，金涂银叶龙凤装。其上四面施行龙……珠翠结云龙……顶轮施轳叶，中有银莲花、坐龙”。专家认为，这尊铜坐龙是金代皇帝御用车辂上的装饰物，用来彰显皇权的威严。

岁月奔腾、物换星移，谁又可以在浩荡风烟中一如既往。铜坐龙的蒙尘，与第一位建都北京的皇帝海陵王完颜亮有关。作为金朝第四代帝王，完颜亮是仰慕中原文化的诗人皇帝，曾留下“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的诗句。公元1153年，完颜亮断然毁掉金上京皇城，迁都燕京，金代铜坐龙也蒙尘于废墟之下，见证了这段北方民族文化与华夏文明融合的历史。

或许，久别重逢的邂逅都应是别来无恙。1965年，阿城一位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偶然发现，让国宝铜坐龙于数百年后又重见天日。龙的形象，凝聚着“龙的传人”血脉相通的家国情怀。金代铜坐龙是中华龙文化传承发展的见证，彰显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传承。

# 宁波活化保护历史街区 “老地标”成“新网红”

续大治 孙勇

老街区店铺、石板路、马头墙、河埠头……浓缩了江南水乡历史文化和人文风情的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南塘老街，多年前只是一条悄无声息的老街区，如今却成了市民和游客争相前往的“网红打卡地”。“老地标”成“新网红”的背后，是宁波活化保护历史街区的结果。

“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历史街区的更新不可避免。”海曙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宁辉说，“我们不断总结得失，提出‘政府主导+企业投入+公众参与’的全新模式，在传承中最大程度保留历史街区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同时依托文旅商融合，加大发掘、开发力度，使分散的、隐性的历史文化资源集聚化、显性化，形成具有海曙特色的老城保护经验。”

这一模式就是由政府负责历史街区的规划制定、业态定位等工作，街区重建、业态重组、招商等由企业实施，同时引导公众参与历史街区保护开发的全过程。

在这一思路的倡导下，毗邻月湖的郁家巷历史街区率先启动保护和更新。这一有着大量历史古迹的街区，在保护开发的过程中综合利用原地保护、空间转换等手段，保留了古老的建筑结构和风格，并诞生了“月湖盛园”文旅商综合体，成为国内首个以江南院落为蓝本打造的历史文化商业街区。

2012年，南塘老街也在修缮后重新开放。这条老街原是南宋“淳熙四先生”之一的袁燮及其后代世居地，现如今遍布了赵大有、缸鸭狗等诸多宁波老字号商铺。

从青石曲径的石板路到乌瓦白墙的屋舍，南塘老街完整保留了江南传

统水乡街巷。随着商业活力的注入，一条集旅游观光、文化休闲、民俗特色于一体的体验式主题商业街区被打造起来。

随着一个个成功案例的诞生，海曙区尝试从涉及历史街区的保护建设、街区街貌、街区服务和街区管理等4方面制定更高的工作标准，并且通过规范硬件设施、文物保护、民俗活动、商业规范等，提高街区规划合理性和服务管理水平。经过数易其稿，海曙区发布了《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活动和服务管理指南》。

《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活动和服务管理指南》从多个细微之处着手，提出了很多明确要求。例如对街区内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有具体规定“各类建筑应布局合理，体量、高度、色彩、造型相协调；公共设施设计应融入街区特色元素……”要求街区街貌“标志标识的设计应融入历史文化元素；突出植物造景，形成四季

景观；街区夜景应进行专门设计，有反映街区特色的文化符号；有美化环境的休闲景观、小品雕塑和公益广告等”。

4年来，宁波历史街区活化保护的路子越走越宽。其中，南塘老街二期不仅实现免费无线信号覆盖，还增加了书店、民宿、服装定制等与市民互动的业态；月湖历史街区保护开发中做好品质文章；毗邻月湖的月湖金汇小镇核心启动区自2017年开园以来，引进企业近800家，注册资本合计670亿元，管理资金规模超千亿元；天一阁·月湖景区晋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

下图：日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宁波走书”专场演出《大明十美图》在宁波市鄞江镇它山堰村的“养正堂”内上演。“养正堂”在清至民国时代建造，近10多年来，已成为宁波走书的传统表演场所，并培养出一批热心书迷。 严龙摄



知悉太原位于汾河景区内的“汾河晚渡”建成开放后，择一傍晚时分，我驻足于此。此时此刻，站在岁月的彼岸回望，被时光淹没的“汾河晚渡”市景变得清晰，让人心动，感慨万千。

明代距今数百年，沧海桑田寻常事。留步于“汾河晚渡”景石、驳岸、画舫、观景平台等景点，站在观景阁楼，极目西山郁郁苍苍，望着飞架汾河南北的座座大桥，禁不住来了一次穿越想象。

想起那个考取进士又为诗人的张颉行经汾河，目视着眼前繁忙的渡口，低吟出那首传唱至今的《汾河晚渡》。在张颉的眼中，斜阳挂在西山山巅，余晖将汾河两岸的林木染成紫色。黄昏时分，渡船穿梭于汾河之上，桨声轧轧作响，惊起岸边停歇的大雁。张颉深深地陷入汾河晚渡的美妙画面中，不禁恍惚了时间。

曾经，晋商汇通四海达三江。汾河两岸的繁盛景象，被诗人张颉赋予了诗意的氣息。一处“汾河晚渡”，寄寓了多少惆怅；一首诗，又写尽了多少梦境。也因此，“汾河晚渡”成为了古晋阳八景之一。

究竟是汾河渡口成就了诗人，还是诗人远播了“汾河晚渡”，实在已很难考证。怎奈，由于历史、自然和现实的原因，“汾河晚渡”之后悠悠漫长的若干年，汾河水量渐弱渐少，不足以承载渡船，“汾河晚渡”成为多少代人梦中的美景。

记得，20世纪80年代的这里，汾河水如黄泥塘般浑浊，河床裸露处垃圾刺目，两岸杂草丛生，房屋低矮，一片荒凉景象。再往后，经过多年的精心治理，汾河变了，汾河里有清水，碧水荡漾，鸟鸣飞翔，水鸟飞禽在湿地公园嬉戏觅食。水域多了，生态环境改善了，水鸟飞禽都来了。

汾河两岸也变了，景区和公园内绿树成荫，花开遍地，景色宜



# 汾河晚渡今又渡

梁俊生

人，鸟语花香，两岸边快速路上，汽车穿梭般驶过，如林的高楼多了些大都市的现代气息，沿河的18座不同造型又美观的汾河大桥，犹如一道道彩虹为美丽的汾河再添灵秀。这些魅力无比的城市街景，就连外地游客见到后都连连惊叹：没想到太原这么美！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站在观景阁楼倚栏观望，实地体验一下张颉观渡的大致情形，仿佛看见河面上波浪起伏，渡船上人声鼎沸，大雁纷纷飞起成行，落日的红霞映照水面，这“汾河晚渡”有着烟火气，接地气，从诗中读出的是耐看、经典和纯粹的画美感。而今的“汾河晚渡”，见证了这个时代保护母亲河蹒跚前行的身影，也为风雨几百年后张颉的《汾河晚渡》锦上添花。

临离开“汾河晚渡”时，看到一艘驶来的画舫靠岸停泊，登楼走

出的少男少女，摩肩接踵，欢声笑语，想是被汾河的风光美了眼，醉了心。

“汾河晚渡”今又“渡”。在以车代步的盛世今时，乘坐画舫，泛舟水上，凭栏四面，闲步八方，但见水波清涟，鸟鸣绕舷，看不尽河两岸满目风光秀锦，“渡”的是心情，“渡”的是愿景，“渡”的是可爱的太原。

上图：汾河晚渡风光

来自网络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